

WO ZHIDAO SHENME



我知道什么？

老龄化与老年人

〔法〕保罗·帕伊亚 著

商务印书馆

我知道什么？

老龄化与老年人

〔法〕 保罗·帕伊亚 著

杨爱芬 译

冯韵文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99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龄化与老年人/(法)帕伊亚著;杨爱芬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我知道什么?》丛书)

ISBN 7-100-02525-7

I.老… II.①帕… ②杨… III.老年社会学 IV.C91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7859 号

我知道什么?

老龄化与老年人

[法] 保罗·帕伊亚 著

杨爱芬 译

冯韵文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525-7/C·21

1999年8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32

199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76 千

印数 3 000 册

印张 5 1/8

定价:7.50 元

67F-01/39

QUE SAIS-JE?

Paul Paillat

VIEILLISSEMENT ET VIEILLESSE

3^e édition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 1993

根据法国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第 3 版译出

本书出版得到法国外交部的资助

《我知道什么?》丛书 出版说明

世界闻名的《我知道什么?》丛书,是法国大学出版社 1941 年开始编纂出版的一套普及性百科知识丛书。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该丛书选题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更新,已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丛书作者都是有关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故每本书都写得深入浅出,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至今,这套丛书已印行 3000 余种,在世界上产生很大影响,被译成 40 多种文字出版。

“我知道什么?”原是 16 世纪法国哲人蒙田的一句话,它既说明了知识的永无止境,也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一代人渴求知识的愿望。1941 年,法兰西民族正处于危急时期。法国大学出版社以蒙田这句话为丛书名称出版这套书,除了满足当时在战争造成的特殊形势下大学教学与学生读书的需要外,无疑具有普及知识,激发人们的读书热情,振兴法兰西

民族的意义。今天,我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全国人民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我们相信,有选择地陆续翻译出版这套丛书,对于我们来说也会起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得到法国大学出版社和法国驻华使馆的帮助,我们对此表示真诚的谢意。由于原作为数众多,且时间仓促,所选所译均难免不妥之处,个别著作持论偏颇,尚希读者亮察。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5年5月

目 录

引言	1
----------	---

第一部分 人口老龄化

第一章 人口现象与人口结构	8
一、人口现象	8
二、人口结构	11
第二章 老年人口统计情况	16
一、年龄、性别构成	17
二、普通家庭结构	20
三、高龄老人、人口统计概况	24
四、福利机构中的老年人	28
五、正常死亡与非常死亡	31
六、地方性老龄化	37
第三章 老龄化经济概况	48
一、适龄劳动人口与劳动人口老龄化	48
二、老年人开支	53

第二部分 老年社会中的老年人

第一章 老年人的地位及其变化	60
一、从沉默到反抗:退休者的觉醒	60
二、人为的冲突:失业者与“可退休而未退休者”之间的对立	65
第二章 老年人的生活条件	69
一、收入	69
二、生活方式	75
三、健康状况	84
四、衰老与死亡	86
第三章 老年市镇的老龄化现状	89

第三部分 社会的对策

第一章 社会保障	100
一、养老金与补助金	101
二、医学工作与社会工作	110
第二章 老年政策还是老龄化政策	126
展望学结论	136
注释	146

引 言

人口老龄化是二十世纪末最突出的社会现象，因为它产生了多方面的、各种各样的和深远的影响。如有必要，我们可以补充说明一点来支持索维的这种论断：人口老龄化的过程是潜伏性的，如同某些疾病一样，预防它比较困难的，因为预防的前提是要有基于理性而非单凭直觉的意识。近代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大量的论据。

让我们来考虑一下：法国的人口早已是世界上最年老的，即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最大，（我们在下文还要论述），但是，当其他一些受老龄化影响较少的国家开始感到不安的时候，法国是否了解这种情况呢？

看来我们有必要认清人口的发展和老年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不管人口是否老龄化，这种想法促使本书的前两部分分开，第三部分则探讨在这一社会挑战面前，法国社会所采取的对策。

本世纪初，法国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

的 8%，⁽¹⁾而其周边国家，尤其是我们未来的对手、强大的德国，老年人口至多仅占总人口的 4%。法国是世界上老资格的人口老龄化国家，它属于欧洲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之列，其中好几个国家的老龄化程度也比较高。现在法国老龄人口已占总人口的 14.7%，也就是说法国有 830 多万老年人口，其中 85 岁以上的老年人超过 100 万。

作为经济发展的产物，农村人口的老龄化问题更值得注意，因为其发展速度快，比农村人口减少更令人担忧。我们将列举一些最能说明问题的实例。

人步入老年期的先后不仅因性别，还因婚姻状况以及社会职业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应当像对满足各种需求那样对这种人口的膨胀作出反应。是不是可以说 1992 年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与自 1930 年各种社会保险出台以来，尤其是从 1945 年雄心勃勃的、普遍的社会保险制度出台以来，法国在人口、经济、社会等方面所经历或追求的深刻变化相适应呢？

我们还将反复讨论这个问题。不过，一个像法国那样经济发达、社会进步的国家看来应当给予人口中的老年部分以应有的地位。但是在这方面，差距尚远。

我们不仅要看到今天老年人的经济状况，还要

关注他们的健康状况。人口平均年龄令人注目的增长使人们错误地认为寿命大大地增加,而长寿则证明健康状况良好。然而,这只是部分正确。人们可能活得很久但身体状况糟糕。如果说1992年的60岁老人看起来显然比1900年的60岁老人年轻得多,那么人们可能会问,充斥医疗单位或社会福利机构的那些高龄老人的平均寿命为什么没有什么变化。且不说年龄,因为我们反对按年月来划分年龄。所以重要的是考虑由不尽人意的进展和不充分的手段导致的结果,及其新的社会数据。

在某些明显的事实面前,工业化社会不得不采取一些长期措施(实施退休制度)或短期措施(增加社会救济)。按照社会发展的程序,这些措施所触及的范围很不相同:富裕的美国在这一方面落后于法国,而比起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来,这种落后就更明显了,但是如果我们为这种暂时领先而自满,甚至以为已经有了一套老年政策,这将是危险的。

在社会领域或者卫生领域里,统计数字的欠缺是很大的。就老年学的研究而言,主要开展了老年医学的研究(这确实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因此,老年学协会实际上只是老年医学协会。全国老年学基金会本身就从几乎只关心生物学入手。从事社会老年学研究的人员,人数很少,得到的资助也不多,他

们分散地进行工作，只是靠他们之间的私人联系才得以避免重复研究的情况发生。不过，可喜的是，各种社会组织日益关心这项研究，这种关心具体表现为诸如全国老年基金会对研究工作所提供的津贴。

种种迹象表明，明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将从“被救济者”变成“退休者”，甚至可以指望他们的社会地位发生改变，而且是通过他们自己的直接参与来改变。实际退休年龄的降低人为地增加退休人员的数量；这是在减少失业这种糊弄人的借口下，使退休者的年龄越来越轻。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身不由己的”退休者们还都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竟能长期默默地忍受着社会对他们的排斥而毫无反应。这里我们要重提菲里贝尔先生所讲过的一句话，“年龄的增长向每一个人提供多次更新其生命价值观的能力。”^[2]

男人和女人个体的衰老是渐进的，其衰老或早于或迟于预定的退休年龄，而用非渐进的统一尺度将他们或她们归入严格的范畴（学生、就业者、退休者），这种一刀切的办法是有害的，代沟的存在便是证明。

第一部分 人口老龄化

所谓人口老龄化,指的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和一个部门的老年人在其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增加。重点应该放在比例上,因为老年人口在数量上增加而所占的比例却可能缩小;这时人们便谈论年轻化。这种老龄化可能是由于年轻人所占的比例减少,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在于一种“根基上的老龄化”;也可能是由于老年人口的增加超出正常比例:这就是一种“顶端上的老龄化”。当这两种过程同时出现时(这正是法国人口所经历的现象),劳动年龄段的人口就不得不负担增加了的非劳动年龄段的人口的生活(人们正在计算这种“依赖关系”,我们将提供一些数据)。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因地区和实际情况不同而异,有时这些原因会超出确切意义上的人口范畴。

由于老龄化这种说法涉及的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现象,所以这个词可适用于严格意义上的老年人之外的人。因此,就业人口的平均年龄或中间年龄的提高,也可以用老龄化这个词来描述:研究这个词

的各种含义是有好处的。在一个较低的而非人口统计学的层次上,我们注意到,一个大企业或一个社会团体(例如某些文官群体或军官群体)的人员更新缓慢,或没有老年人,就会妨碍年轻成员的合理晋升。比如,职业军人在战后就处于这种状况(为此不得不裁减过剩的将官和校官);又如大学现在的情况:1968年动乱之后,大学招聘了大批人员,几乎没有给那些希望在高校谋职的年轻人留有职位,除非去填补因人员退休或死亡而留下的空缺。

让我们再回到比较传统的人口老龄化范畴中来。老龄化这个词本身是含糊的。就像这个词的结构所表明的,它既表示一个过程,也表示这个过程的结果。由于隐喻受到批评,既然个人的衰老不可能恢复青春,而对于人口来说却并非如此。因此有人提出了一些新词:⁽³⁾如果被接受,这些新词便只适用于人口中的老年部分,而不适用于比较年轻的部分。

但是老年人是什么意思?自1954年以来,老年人通常指年满65岁或超过65岁的人,因为这个年龄往往相当于被认为是退休的“标准”年龄。战前,统计的界限是60岁;此后我们又把法定退休年龄降低到60岁。然而,全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习惯于把统计表分得很细,在这些表中,年龄的划分并不只到“65岁以上”为止。我们对在附表中出现“60—74

岁”这一年龄段表示遗憾。

我们认为,根据年龄来划分具有简单易行的好处,而我们之所以用这种办法来划分只是参照关于退休的法令和条例。但是这种划分法也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即促使我们的社会所造成并增加的种种隔阂一成不变。这是老年学家为不再以年龄为决定标准的解决办法辩护的理由之一:他们在《利翁报告》^[4]中得到了共鸣。这是一种适应事实的演变的思想转变的可喜迹象。而且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老年学家们自己的思想也有转变:要证明这一点只须重读他们 20 年前写的文章就行了。

第一章 人口现象与人口结构

一、人口现象

为了描绘当前的情况,我们将依赖 1990 年的人口普查,而为了描绘以前各个阶段的情况,我们将依赖过去每年 1 月 1 日所进行的人口普查的结果。表 1 反映了本世纪初以来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这个基本的数据,我们将不断提到,因为这是人口统计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强调这个因素的重要性要比人口的数量更能说明问题,人口的数量是为了说明现象的规模。

表 1 1901 年—1990 年法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年龄组	1901	1936	1954	1962	1968	1975	1990
20 岁以下	34.6	30.2	30.8	33.1	33.8	32.1	26.5
20—59 岁	52.9	55.1	52.9	49.7	48.3	49.6	53.5
60 岁以上	12.5	14.7	16.3	17.1	17.9	18.3	19.9
其中 65 岁以上	8.5	10.0	11.6	11.8	12.6	13.4	14.7

从“年轻人”和“老年人”所占的比例可以看出，剪刀差是明显的。我们注意到，从 1975 年起，1915—1919 年出生的人开始进入老龄期。1915—1919 年由于爆发战争而引起人口出生率下降，被称为“生育低谷期。”为这一时期出生的人年满 65 岁时，由于人数少，将会减轻退休制度的负担，并缓和第 8 个五年计划的压力。但不应过分利用这种缓和，以免造成不可逆转的局面（参见《利翁报告》第 172 页）。20—59 岁年龄组所占的比例没有其上下两个年龄组所占比例变化大，好在绝大多数就业人口属于 20—60 岁的年龄组，不过本世纪初除外，甚至到 1936 年，劳动开始年龄要早得多。因此，不仅老年人所占比例少，而且就业人口更有可能满足他们的种种需求。

在本世纪，欧洲其他国家的人口发展状况各不相同，但法国在老龄化的发展过程中不再起这种领先的“优势”作用。与德国作比较十分困难，因为它的领土变化很大，然而值得重提的是，本世纪初，德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 4%，到联邦德国重新统一时，其老年人口已占总人口的 14.9%。而与英格兰和威尔士相比较就容易得多，不会使这个工业化的先驱感到担忧。本世纪初，联合王国老年人口（65 岁以上）占总人口的 4.7%，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